



# 四十年前的另一本書評書目郭誌

編

「愛書會」以及它所發行的「愛書」郭誌

林 景 淵

—

去春自國外倦遊歸來，曾經去牯嶺街逛過幾次。但是，每當回憶起東京神保町舊書店滙聚，好書俯拾皆是的那一幅景象時，對牯嶺街早已興味杳然。

一月下旬，偶然到牯嶺街轉了一下，無意間却發現舊書店陳列了兩冊日據時代印行的「愛書」雜誌的合訂本，真是喜出望外！我以三百五十元買下了它，然後又到中央圖書館借出第三冊，將三本書大致瀏覽一遍以後，覺得應該把我這一個小小的發現寫出來和「書評書目」的諸位朋友們分享。

以書評、書目、讀書雜感等為主要內容的「愛書」雜誌，於民國二十二年（昭和八年）在臺北出版第一輯，比「書評書目」（六十一年創刊）早四十年問世，或者可以算是老前輩吧？



## 二

在介紹「愛書」雜誌以前，先來談一談它的母體「臺灣愛書會」的成立經過。話說民國二十二年，日據時代下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董事長河村徹和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植村安兩個人於一月十三日共同出席「第二次臺灣圖書館週」中的廣播演講節目。講演後，河村徹與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談起：何不找個共同的時間，邀集愛書同好，攜帶各人的珍貴藏書，共聚一堂，一齊談論、欣賞呢？這一項建議立刻得到植村安的贊同。於是他們三個人分別率領了他們的部屬、同僚，於二月十三日在臺北鐵路飯店聚會（參加者九人）。會中並通過成立一個以「研究書誌學及推廣社會教育」為目標的學術團體。

不過，實際上，在河村、植村等人集會以前，臺北帝大校內已經有了類似的「書物之會」的組織；由於二者目標十分接近，於是雙方同意歸併在一起。

同年四月十二日，在臺北鐵路飯店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正式決定「臺灣愛書會」這個名稱，並由山中樵等人邀請臺北帝大校長幣原坦擔任會長。

幣原坦出面領導以後，會務蒸蒸日上，在五月六、七日辦了書展、講演；而該會的機關刊物也決定在六月出版——這就是「愛書」雜誌誕生的經過。

## 三

「臺灣愛書會」成立當時發佈的「旨趣書」，強調讀書的重要性，鼓勵社會上一般人要多多看書；頗有參考價值，現在把它譯成中文：



書籍乃吾人智育之源泉，修養之指針；此蓋盡人皆知之事實。而書籍於現代人之重要性，正如日常茶水、米飯之關係人類之生存也。觀察一個人民親炙書籍、喜愛書籍之程度，便足以瞭解該國人民文化水準及一般人興趣之所在也。臺灣雖遠離日本，而與日本第一流文化相較亦毫不遜色。然而，此間專事探討書籍本身之學術團體，除寥寥數人外，尚無較具規模之組織，此實令人不解。同人等有鑑於以上理由，遂毅然組織「臺灣愛書會」，俾能集思廣益，並對讀書界貢獻微薄微力。尚祈大雅君子，四方賢達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至所企禱。

#### 四

「愛書」雜誌第一輯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出版，內文有二〇九頁。爲了讓大家瞭解該雜誌的性質，試將第一輯題目照錄於左：

書籍之趣味，書名雜談，近世之愛書精神，談古書之保存，古事記中卷之傳來與鳴院文庫，近松淨琉璃封底考證，有關臺灣硫磺礦之文獻內容，明治三十年代臺灣所發行雜誌舉隅，膺作夜話，近代英國文藝雜誌數例，明治年間之德日字典及日德字典，易卜生文獻考。

第二輯以下出版時間分別爲：第二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第三輯（二十三年十一月），第四輯（二十四年九月），第五輯（二十五年一月），第五輯（二十五年四月），第七輯（二十五年九月），第八輯（二十六年一月），第九輯（二十六年五月），第十輯（二十七年四月），第十一輯（二十七年十二月），第十二輯（二十九年一月），第十三輯（二十九年九月），第十四輯（三十年五



月)，第十五輯（三十一年八月）。

## 五

筆者所以把這一本創刊於半世紀以前，目前已不復存在的雜誌在「書評書目」介紹，是因為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因為它是一本以研究書籍本身的學問為主要內容的雜誌，而相信翻閱過「愛書」的人並不多。

其次，在喪心病狂的日本軍閥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的戰時下，這一批學者、文人和圖書館工作者，仍然一本愛好學術、愛好書籍的忠實態度，孜孜矻矻於研究，這無寧是一件難得的事情。

還有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本雜誌的內容實在相當豐富，刊登過不少很有價值的論文，即使經歷了漫長歲月，還有許多文章值得一讀。

在這本「愛書」雜誌上，我們也可以窺探出一些歷史的軌跡來。例如在我們全面抗戰的翌年（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第十一輯的編後記裏寫著：「遵照（日本）國策，將本刊每年發行三次改為兩次。」而在最後一輯（第十五輯）又特別說明：「遲延出版，謹向讀者致最大歉意。同仁等將設法儘快出刊第十六輯，以爲補救！」不久，無惡不作的軍閥終於導致日本滅亡，臺灣光復而重回祖國懷抱，這一本以書評、書目爲主要內容的雜誌「愛書」也因爲時移勢易，終未再予續刊，但是，對於這樣一份優良刊物，以及創辦這樣的一份刊物的先進，却讓我們緬懷至再。（本文所有插圖全部錄自「愛書」）